

神與不神

——解讀台灣世紀末宗教熱潮現象

沈怡汝

由具象直接趕赴具象

不是藝術

也不是神祇的誕生或

死亡的真正過程

一九九二年開始，全世界捲入一股宗教熱潮中，各種新興教派、預言家、星象家大行其道，而世紀末的臺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

臺灣自經濟起飛後，宗教現象就一直很特別，這些現象可從三方面來解析：第一，社會文化的環境因素，第二，新興宗教本身的問題，第三，個人心理方面。

社會文化的環境因素

臺灣地區文化是分別由若干相互重疊的社會底基所形成的文化體系建構的，大體上可分為「前現代」文化、「現代」文化、「後現代」文化三者。

「前現代」文化：宋、元之際至清，漢民族的移入所帶來的中華文化傳統和地方上的民間信仰，再加上在臺的拓荒歷程，以及移民社會的特質——移民社會往往一方面會繼承傳統，另一方面又背叛傳統——而發展出具有草根色彩



的小傳統。

「現代」文化：由農業至工業的社會轉型，使人們在認知、規範、行為各方面，從利他轉向利己，由合作轉向競爭；在價值觀上會從追求整體的幸福轉向眼前的快樂。自我實現、平等、自由、社會公義、工作休閒均衡、資訊流通等的價值特別凸顯，而結合科技特性、工作效率和遊戲需求的文化特色會更加顯著。

「後現代」文化：指現代世界中對主體

、表象和理性的過度強調，所引起的批判、質疑和否定；再者，受到歐、美、日先進國家的文化風潮和一些前衛性的潮流衝擊下，加上臺灣本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對秩序進行解構，並且激起嚴重的反規範現象。

「前現代」文化中，中華傳統文化雖受政府重視，然一方面缺乏創造性的詮釋，另一方面也由於其文化價值逐漸與現代化和現代生活脫節，而有抽離和貧瘠的傾向。至於草根文化的小傳統，因過去未能受到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重視，無法經由公共政策的提倡，和在公共領域中的提煉，發揚其中的理性的特質，有些更因鄉土的流失，僅能止於宣洩地域性的懷鄉情愁，甚至有低俗、非理性的表現，也有些成為政治抗爭的工具。

至於由工業社會發展出的「現代」文化，一方面由於工業化的程序多來自西方的移植，對先進國家太過依賴，而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僅重視其中技術面、生產面和社會面，而忽略了對其文化價值的反省，以至未能創造出自己的現代文化價值。另一方面，許多人雖享受現代化的工具，但其知覺與行為模式依然是「前現代」的。

「後現代」文化來自於西方資訊化的感染，因其中批判、否定的因素較重，而有虛無主義的傾向，僅在製造多元論述，在解構、非中心化上面，有釋放

創造的潛能。

因此，世紀末的臺灣在文化的定位上，是一現代化的加深，而邁向後現代的歷程，只是拼湊性的雜然並陳，談不上時序的演進，更缺乏相互的整合。

文化的最深沉的因素在於信仰，由信仰到認知、規範到表現、行為，是一外顯的次序。而臺灣在由現代走向後現代的過程裡，其文化系統中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信仰本身的世俗化的歷程加深，另一方面因經濟和政治優先發展的情況下，價值觀轉向此世性、功利性。

因此在宗教上，信仰變成為了達到世俗目的的手段，不論在商場、官場、學界，乃至升斗小民都受到感染，熱中於算命、風水、陰宅、陽宅及其他種種數術之風。民間信仰則側重靈驗性和功利性；至於原本各具制度的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也比過去更關心俗世事務，如辦學校、搞社運、重企管等，但對於闡揚教義、以宗教資源提升大眾心靈則較為忽視。

在人文信仰上，傳統的價值體系仍在，但國人的功利性、世俗性的價值優先於超越性、理想性價值亦十分普遍，使其在認知系統方面，對於物質的控制和生產認知較多，對人文社會的認知較少，對自我的覺識更少，普遍缺乏目的的認知和理念的釐清。

由於此方面的困境，也因而在藝術表現方面造成零亂的情形，從50、60

年代追求西方現代藝術風潮，到70年代之後鄉土的覺醒，到如今完全迎合於大眾化和商品化的消費型文化，主要也是因為價值的失序，以及自我覺知和人文覺知的薄弱，並且和規範零亂、毫無規則的情形有關。

新興宗教本身的問題

學者估計，臺灣近年來由本土誕生、外國傳入的大小各種新興宗教或教派，起碼有數十上百個。新興宗教可以定義為二次大戰之後出現的教派，但新興宗教並不都是怪力亂神，許多年以後，也可能成為「正信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

人類與宗教在歷史上不斷發展，原有宗教經過社會變遷後，當時的人們漸對原有宗教感到不滿，新興宗教便應運而生，稱為「本土宗教運動」。現在社會快速變遷，本土運動的新興宗教非常多，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宗教都有些共同的特點，有一個具領袖魅力的教主，有一批非常狂熱的信徒，有一特定目標或理想如天國。本土運動分很多類別，有些是用正當的方式，有些是用巫術方式達成目的。

由本土興起的新興宗教像是天帝教、現代禪、妙天禪學會、清海無上師禪定學會、靈山真佛宗、萬佛會、新雨文化教團等，而其他由國外傳入的有新約教會、統一教、超覺靜坐等，還有日本

的日蓮正宗創價學會、生長之家、神慈秀明會、真光明教團等，再加上像宋七力這類一人自創的小教派，更是不計其數。

新興宗教為何能如此興盛呢？除了前述所提到本土化運動的影響外，新興信仰的「現世效益」、「快速法門」、「擬科學性」，還講究養生、醫療的服務性質，呼應了人心對快速變遷社會的不確定感，構成臺灣萌發眾多宗教的肥沃土壤。

以日本宗教為例，能快速溶入社會的原因之一是講究「現世效益」，不談宗教玄理，標榜立即解決人生困境。在國內，像「清海無上師」講「一世解脫、立即開悟」不必像佛教徒花費一生苦修，只要和上師「印心」，就可開悟，與現代人的性格一拍即合。

此外，疾病也是現代人常遇到的煩惱之一，新興宗教也有很多都顧及於此，能為人治療病痛，像「生長之家」於日本崛起時，以「治病體驗」來吸引信徒；天帝教、真光文明教團、印心禪功等，也都講究加持治療。

新興宗教之所以讓知識份子趨之若鶩，就在於背後都有一套「擬科學」或「偽科學」，像是天帝教所說的「磁場治療」，認為人體不適就是因為體內小磁場和宇宙的大磁場失調，只要由修行者來加持調和磁場，不適就會不藥而癒，如此言之成理的理論，就像紫微斗數

、血型、星座分析一樣，附會一些科學理論，聽來「好像有那麼一點道理」，而吸引知識份子探究，還可自成一家之言。抑或宋七力之流，利用科學上的影像合成技術，製造出顯靈的照片，以偽似科學證據的「照片」來為自己的神力背書。

在高度資本化的現代社會裡，新興宗教將神秘體驗當成一種產品來推銷，彼此成為供需法則下的商業交易，宗教成為一種營利事業，佛像金幣、加持照片、退火坐墊、天珠、水晶到靈骨塔，宗教的神聖性逐漸消失，流下來的則是各種世俗性的價值衝突。

個人心理方面

世紀末的臺灣被一連串的陰霾籠罩著，KTV大火爆發的公共安全問題、地方金融機構的擠兌倒閉風潮、三大刑案的發生、社會治安的敗壞、政治的動盪不安……使得民衆的安全感明顯下降，對生活的不滿提高，抱怨生活品質的人也占多數，而民衆對未來所抱持的態度也愈趨悲觀。

在如此的社會背景下，民衆無法確定國家社會將朝哪個方向發展下去，也不知道自己此時此刻能夠做些什麼來改變現狀，覺得茫然、無助，「焦慮」由此而生，而尋求信仰、心靈寄託正是解除焦慮的方法之一。

再者，臺灣現代化社會變遷中，人

際關係變得無法掌握、也不確定，因此人就有一種無法與別人連繫的失落感，疏離而好猜疑，卻又常常覺得寂寞、不安，很需要有一個地方能夠倚靠，想找時就找得到，就像某些教主、本尊等，一想它就來了，而且宗教也提供了另一種人際關係，藉由相同的信仰來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些是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只能透過宗教來尋找這種關係，尋求安定。

社會變遷也造成價值漫無標準，像媒體報導大都會有正反兩面的平衡報導，甚至還有三、四面的報導，搞不清楚哪一面才是對的；臺灣社會正值由現代邁入後現代的歷程，許多的價值體系受到質疑而逐漸瓦解，一個多元並立的社會正在形成，而個人切身的困惑、苦痛與迷失，乃是直接導因於我們自身及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的內在衝突。

結語

近年來在臺灣所發生的種種宗教熱潮和宗教亂象，不單單反映出末世的恐慌、對現實環境的不安、臺灣社會的功利化傾向等負面現象，它也反映出一種價值的變遷、過渡。

現在正是由感性型文化過渡至理念型文化的時期，由科技文明轉型至精神文明，「能夠快意當前的功利思想及完全用感覺器官來驗證的科學是感性型文

化的標記」，而此文化正破壞環境與僵

化大眾的思考。

而神祇的概念卻是從人心理衍生來的，是人們想像的構設；即使神祇的形象都已根深蒂固，信徒們在「觀想」這些形象時照樣訴諸想像；這種經驗是無法拿科學和理性來驗證的。宗教冥想或玄密經驗的非理性無法繩諸科學的驗證，但不能就因此說它不是真的，因為那就是信仰，信了就真！

今日的臺灣，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的教育是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式的，因此怪力亂神等超乎理性範疇的現象，大多被斥為無稽之談。那又為何在如此牢固的理性支配下，竟然有那麼多宗教怪象、宗教狂熱份子，這可以說是對理性霸權的一種解構，對感性型文化的反動，也顯示出民衆已逐漸重視精神文明的存在。